

同一本书·爱情经典

*

白 夜

[俄]

陀思妥耶夫斯基*等/著



*

*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同一本书·爱情经典

L O V E

*

白 夜

[俄]

陀思妥耶夫斯基*等/著

成 时*等/译



(京)新登字 002 号

本书中《廊桥遗梦》和《查密莉雅》已获原作者授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白夜:同一本书·爱情经典/(俄)陀思妥耶夫斯基等著;
成时等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8

(爱情经典)

ISBN 7-02-005188-X

I. 白… II. ①陀…②成… III. 中篇小说-作品集-世界 IV. I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52167 号

责任编辑:刘开华 装帧设计:刘 静
责任校对:刘光然 责任印制:李 博

白 夜

Bai Ye

(俄)陀思妥耶夫斯基 等著

成 时 等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天津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240 千字 开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9.625 插页 2

2005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200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ISBN 7-02-005188-X

定价 19.00 元



前言

爱情是什么？文人墨客们各有各的说法。我国作家周国平说，爱情是人生最美丽的梦；古罗马诗人奥德维说，爱情是一种战争；日本作家岛崎藤村把爱情比做开启人生秘密的钥匙；而英国诗人威廉·申斯通把爱情比做令人愉快却诡谲多变的天气；西班牙人文主义者巴尔德斯则一言以蔽之：爱情就是生命。

爱情对于每个人都是必经之路。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的爱，都有自己的白马王子或白雪公主，每个人也都经历过或将经历自己的爱情生活；它或热烈，或平淡，或幸福，或不幸；而幸福的爱情并不都是相似的，不幸的爱情则各有各的不幸。由此，爱情成为世界文学永恒的主题，从古至今流传下来无数动人的爱情故事：梁山泊与祝英台，罗密欧与朱丽叶，维特与绿蒂，阿尔芒与玛格丽特……从这无数的爱情故事中选出几部最经典的作品，将其结为一集，作为珍品奉献给广大读者——这便是本书的宗旨。

开篇作品，是我国读者所熟悉的《爱的教育》的作者——意大利著名作家亚米契斯(1846—1908)的爱情名篇《卡尔美拉》。这是一部充满感情波澜的中篇小说，是一首爱情的赞歌。女主人公——出身贫寒、仪容娟秀的美丽姑娘卡尔美拉被薄



幸变心的恋人抛弃，痛苦绝望导致她精神失常。她的悲惨遭遇在到达岛上的年轻军官心中激起极大的同情。为促使卡尔美拉恢复理智，年轻军官做出各种努力，付出巨大牺牲，但都没能成功。失望的情绪使他彻夜难眠，他感到自己好像也要精神崩溃了……小说结尾的场景感人至深：“刹那间，一声极其尖厉、悲切而撕人肺腑的惨叫，忽地从卡尔美拉的胸腔里迸发出来……军官感到一阵激动的战栗，跟早已张开双臂等候的大夫紧紧拥抱。卡尔美拉的妈妈弯腰俯身，热烈的吻雨点般落在女儿的脸上，成串的泪珠濡湿了女儿的脸颊。在场的人都抬头扬臂，向上帝表示感谢。”小说向人们显示了一个真理：爱能创造奇迹。

俄国大文豪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881)以无情剖析人的灵魂深处，揭示人性中的阴暗面而著称。但他的中篇小说《白夜》是个特例，它描写人的美好心灵，被世人公认为爱情经典。

故事发生在彼得堡夏季迷人的白夜：几乎与世隔绝、整天沉溺于幻想的孤独者“我”，偶然在河边遇到一个同样孤独的姑娘娜斯晶卡；一年前娜斯晶卡的恋人离开了她，临行前两人约好一年后在河边相见；但约定的时间到来时，恋人迟迟没有露面。在那难熬的四个夜晚，“我”克制着自己的感情，真诚地为姑娘出主意，想办法，与她共同分担痛苦与忧伤，两人之间产生了纯真的爱情。但就在娜斯晶卡彻底失望，投入“我”的怀抱时，恋人回来了……

小说讲述了两个孤独的男女青年在四个夜晚从相遇相识到相助相爱，最后由于命运的安排终于分手的动人故事。它歌颂了人间纯洁的爱情，写得回肠荡气，催人泪下。虽然男女主人公只相处了四个夜晚，但在“我”看来，这已是“整整一段短暂的幸福时光！可即使对于人的整个一生来说，这恐怕也不能嫌短吧？”是的，假如我们每个人都曾拥有哪怕四个这样难忘的夜晚，我们也都会终生铭记，永远珍惜的。

本书收入的第三部小说，是一九三二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



者——英国作家高尔斯华绥（1867—1933）的爱情名篇《苹果树》。这个中篇在我国被收入多个中短篇小说集中，以至于译者董衡巽先生曾戏言道：“《苹果树》都快成为我的摇钱树了。”

这是一个哀伤凄婉的故事。在英国风光旖旎的一个农场，大学生阿瑟斯特爱上了一个纯洁美丽的乡村姑娘曼吉。在月光朦胧的苹果树下，阿瑟斯特第一次感受到初恋的甜蜜和幸福。“他们两人在黑暗中你吻我，我吻你，一句话都不说。一开口，这番幸福就会失真……他只感到骨酥神迷。命运送她到他的怀抱，爱神怎能抗拒！”然而，就在他去城里，想给曼吉买几件衣服，然后出走结婚时，他遇到了自己阶层的一个“月神似的漂亮姑娘”。他开始对自己是否真的与曼吉恋爱，真的要与曼吉一起生活产生怀疑，进而感到恐惧。最后他得出结论：“这有什么——无非是接了几个吻——一个月后就忘干净了。”他根本没有想到，痴情的乡村姑娘曼吉因为等不到他而在苹果树下殉情了。高尔斯华绥以高超的艺术技巧，把人物心理与自然景色完美地融合在一起，为我们叙述了一个令人动情的爱情悲剧。不幸的是，这样的悲剧至今仍在我们身边不时地发生。

被法国著名作家阿拉贡称为“世界上最优美的爱情故事”的中篇小说《查密莉雅》，是吉尔吉斯斯坦当代著名作家艾特玛托夫（1928— ）的成名作。小说的情节并不复杂：一个年轻美貌的有夫之妇一反传统观念和习俗，爱上另外一个男人，并最终与之出走。这样的爱情题材在浩瀚的书海中屡见不鲜。但艾特玛托夫独具匠心，另辟蹊径。他没有去写女主人公查密莉雅与旧的传统习俗之间的冲突，反倒用简洁的文字展示了宗法环境诱人的一面。作家着力刻画的是查密莉雅对一个“只有一件破大衣”但“在精神上比我们所有的人都富有”的复员军人丹尼亚尔的感情变化：从无情到有情，从爱情的萌生、发展，直到最后的爆发。而所有这一切自始至终都是以广袤的吉尔吉斯大草原为背景，通过一个满怀浪漫激情的山村少年的眼睛来观察，通过少年的感受来表达的，因而小说带有浓厚的抒情色彩。随着少年的叙述，我



们仿佛听到了在那迷人的八月之夜丹尼亚尔唱起的那支赞颂爱情、赞颂生活的嘹亮的草原和高山之歌，看到了在那雷鸣电闪的夜晚坐在麦秸堆旁的查密莉雅和丹尼亚尔这两个“新的、无比幸福的人”……艾特玛托夫把一个常见的爱情题材写得真正富有诗情画意，令人情怀激荡。

本书的压轴之作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风靡全球的美国现代爱情经典《廊桥遗梦》。作者罗伯特·沃勒(1939—)讲述了现代社会里两个中年人之间的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故事，一个永恒爱情的故事。小说主人公是浪迹天涯的摄影师罗伯特·金凯和依阿华州的农夫之妇弗朗西丝卡。当金凯在去麦迪逊县拍摄廊桥的途中停车，向素不相识的弗朗西丝卡问路时，两个人谁都没有想到，这一问路会把他们两人引入怎样的感情漩涡之中。从他们就这样相识，到最终分手，他们总共只在一起待了四天，从此天各一方，再没见过面。但是，他们之间在这四天里所产生的爱情却成为了永恒。他们把对心上人的思念，把对这四天里发生的每一件细小事情的回忆，把对这四天里他们用过的每一件家什、穿过的每一件衣服的珍爱，一直保持到自己生命的最后一刻。

毫无疑问，这部小说之所以深深打动了全球几千万读者的心，是由于出自作者笔端的作品中对男女主人公情感世界的细腻描写，更重要的，是由于作品涉及到传统伦理道德、家庭责任与个人情感之间的矛盾这一现代人经常面对的重大问题，触及到现代社会中许多中年人、青年人的心灵。

翻开书本，打开电视，几乎每一部小说，每一部电影、电视剧以及歌曲，如果不是关于爱情的主题也至少与爱情有关。原因很简单：人离不开爱情，人需要爱情。爱情可以使人变得高尚和幸福，甚至可以使人得到新生；爱情也能使人变得疯狂和残忍……每日每时，在我们身边，在世界各地，都发生着一幕幕爱情的喜剧和悲剧，那一部部震撼人心的小说就是这一幕幕爱情悲喜剧的真实再现。而文学大师的经典之作自有其不朽的价值和永恒





的魅力。

让我们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挤出一刻安谧的时光，打开这本书，共读这同一本爱情经典，与书中的男女主人公们一起分享爱情的苦与乐，一起净化自己的灵魂，一起争取和珍惜那幸福美好的爱情吧。

刘开华

2005年6月





目 次

卡尔美拉	[意大利] 亚米契斯	001
	吕同六 译	
白夜	[俄国] 陀思妥耶夫斯基	039
	成时 译	
苹果树	[英国] 约翰·高尔斯华绥	096
	董衡巽 译	
查密莉雅	[吉尔吉斯斯坦] 艾特玛托夫	154
	力冈 译	
廊桥遗梦	[美国] 罗伯特·沃勒	203
	梅嘉 译	





卡尔美拉

〔意大利〕亚米契斯

我准备叙述的故事，发生在距离西西里约莫七十海里的一座小岛上。西西里岛四面环海，我国海军舰队常在那里游弋。当这个故事发生的时候，在这个孤岛上，仅仅有一个小市镇，居民还不到两千人，其中包括三四百名流放的犯人。为了这些人的缘故，岛上驻扎了一支由一名中尉率领的小分队，四十来名士兵；他们每三个月换防一次。士兵们在岛上的生活极其惬意舒适，除了警卫军营和监狱，偶尔需要执行巡逻任务和操练一番以外，实在清闲得很；而这里的酒却是那么醇美诱人，一瓶才不过四个索尔多^①。更不用说那中尉，他享受着最充分的自由，悠闲逍遥，难怪他踌躇满志地说：“我是全岛武装力量的总司令。”他的司令部设在市镇广场，两名宪兵在司令部当差，任军官驱遣。市中心一座漂亮的公寓，供他免费居住。上午，他上山打猎消磨时光；午饭以后，他跟当地的那些要人在书房里聚会；傍晚，他驾一叶扁舟，在海上遨游。他吸的烟是两百铜元一支的高级雪



^① 意大利旧货币名，一个索尔多为一枚硬币。

茄；他的穿着完全凭他的爱好，无所顾忌。总之，他生活美好，称心如意，仿佛每天都是喜庆节日似的。惟一的美中不足，是他觉得这等幸福的生活顶多只能持续三个月。

市镇坐落在海边，有一个小小的港口；每隔十五天，行驶于突尼斯和特拉帕尼^①之间的邮轮在港口停泊，间或也有别的轮船停靠。大概是过往船只罕见的缘故，因此每当它们驶进港口的时候，小镇钟楼的大钟就当地当地敲响了，居民们纷纷拥向海边，仿佛是去观看节日的戏剧演出。

小镇的外表很是简单朴素，但惹人喜爱。特别是它的中心广场，像所有乡村的广场一样，对于习惯城市生活的人来说，其实不过是一个庭院。一条笔直、狭窄、长不过一箭之遥的大街，把广场跟海滨联结起来。所有的商店、公共机关都集中在广场上。当时，镇上共有两家，或者说至少有两家咖啡馆；一家是镇长和其他官员、绅士光顾的场所，另外一家的顾客是平民百姓。中尉下榻的那座公寓，坐落在广场的近旁，面向大海；从海滨到小镇中心，地势明显地逐渐升高，因此，从他的房间的两扇窗子极目远眺，可以清晰地瞧见港口、大海、长长的一段海滩和遥远的西西里岛上碧森森的山峦。

岛上的其他地方都是火山岩，以及一望无际茂密的橡胶树林。

三年以前，一个明丽的四月里的早晨，开往突尼斯的一艘邮轮驶进了这个小镇的港口。它刚一出现，钟声就当当不停地敲响起来，岛上的人都一窝蜂朝码头奔去，其中有分队的士兵、军官、镇长、法官、教区神甫、警察局长、税务局长、港务局长、宪兵队长，以及在小分队服役、替犯人看病的年轻的大夫。两只驳船驶近邮轮，把三十二名士兵和一名军官接到岸上。军官年纪很轻，神情洒脱，白皙的脸庞，金色的头发，温雅平和；他跟前来迎接的军官紧紧地握手，彬彬有礼地回答官员们热情的欢迎。然后，他

^① 意大利西西里岛西部的海港城市。





走在士兵队列的前头，在两旁好奇的人群的注视下，进入市镇。

把士兵们安置完毕，他立即返回广场；一群官员正在那里等候他。镇长显得异常热情、亲昵，而又略微带点庄重的神气，半严肃半快活地逐一向他介绍欢迎者。客套的仪式结束以后，官员们各自散去，军官独自留下，由他的前任陪同，去他下榻的寓所。即将离开的军官开始收拾自己的行装，新到的军官想尽快安置下来，也帮助他检点。一个小时以后，一切全安排好了。

当天晚上八点钟左右，原先的那支驻防部队由刚到的分队陪送到港口，离开了小岛。年轻的军官跟他的前任告别以后，立即返回寓所。长途旅行的疲劳，整整一天的奔波忙碌，累得他眼皮发沉，懒懒地睁不开来，他赶紧上床躺下。不多一会儿，他便进入了甜蜜的梦乡。

二

第二天早晨，太阳刚刚升起，军官走出了寓所。在广场上还没有走上十来步路，他忽然觉得他的军服的下摆被人轻轻地拉扯了一下。他倏地转过身来，只见距离他两步远的地方，一个身材苗条、仪容娟秀美丽的姑娘，衣着破烂，头发凌乱，像一个立正的士兵似的，笔直地、一动不动地站着，向他敬礼。她的一双大眼睛泛出明亮的光彩，漆黑的瞳仁凝视着他的脸孔，向他嫣然微笑。

“你有什么事吗？”军官以惊愕而好奇的神色打量她，问道。

姑娘并不答话，只是痴痴地瞧着他，继续把手举在前额，保持行军礼的姿势。

军官只得耸耸肩膀，继续朝前走去。才走得十来步路，忽然觉得他的军服又被轻轻地拉扯了一下，他于是再次转过身来。姑娘仍然像立正的士兵一样笔直地站着。他环视了一下周围，瞧见附近有人在观看这有趣的场面，发出哧哧的笑声。

“你要干吗？”他又一次问道。



姑娘伸出手来，用食指指着军官，笑吟吟地说：

“我要你。”

“她大概有点儿怪毛病，”军官暗自思忖。于是他从衣兜里掏出几枚索尔多，伸手递给她，准备转身离开。可是，那姑娘却抬起一只手臂，弯在胸前，仿佛想用胳膊阻挡向她递过钱来的手掌，又大声重复一遍：

“我要你。”

她开始使劲地跺脚，用双手乱揪自己的头发，涕泣呜咽起来，发出啞哑、单调的声音，像佯装哭泣的小孩似的。围观的人群哄然大笑。军官瞧瞧人群，又端详一番姑娘，然后又瞧瞧人群，终于又迈步继续朝前走去。

他几乎自由地穿过了整个广场，可是，当他刚走到通向港口的那条大街的时候，突然听到身后传来急促而轻微的脚步声，一个带着某种奇怪音调的柔和的声音，在他的耳边款款地说：

“我的宝贝！”

他蓦地打了个寒噤，一阵战栗掠过他的全身。他不敢回转身子，赶忙加快了脚步，急急朝前走去。那甜蜜的声音又叫了一遍：

“我的宝贝！”

“够了！”他终于遏制不住愤怒，猛然转过身来，大声对姑娘喝道，“别再纠缠我了。去干自己的事儿。明白了吗？”

姑娘显露出受到委屈的痛苦神色，随后又微笑着向前移动一步，伸出手来，仿佛要亲昵地抚摸那急速闪过身子的军官，轻声地说：

“别生气，亲爱的中尉。”

“走开，我命令你。”

“……你是我的宝贝。”

“走开，要不，我把士兵叫来，把你关到监牢里去。”他指着站在街角的几个士兵说。

姑娘踩着缓慢的步子走开了，可是一双眼睛依然痴痴地斜睨着军官，嘴唇不断地翕动，发出微弱的喃喃自语：





“我的宝贝！”

“真可惜！”中尉走在通往港口的大街上，自言自语地说，“挺可爱的一个姑娘。”

姑娘确实美丽可爱。她是西西里女子特有的大胆、热情的美的代表。她们蕴含的爱，与其说启发人的情窦，毋宁说对人具有一种强制的力量，她们往往只消用那满含深情的、凝视的眼神的一瞥，仿佛就足以洞穿人的心灵深处的奥秘，使对方的全部勇气冰消瓦解。这姑娘的眼睛和头发乌溜溜的，前额宽阔，显出沉思的神态；眼睫毛和嘴唇不时急促地颤动，洋溢出生气和活力。她的声音约略显得倦乏、沙哑，甜蜜的笑容混合着些微痉挛。每次微笑以后，她的嘴唇和眼睛都要继续呆呆地张开一会儿。

三

“为什么不把她关起来呢？”那天晚上，军官跟大夫在那家高级咖啡馆聚会，向他叙述了早晨遇到的怪事，然后问道。

“您想把她关到什么地方去呢？”大夫回答，“市镇政府曾经提供经费，把她送到西西里一家医院，治疗了一年多；后来，眼看这不过是白白花费时间和钞票，就又把把她接了回来。那里的大夫断言，要治好她的病几乎没有希望，或者说希望甚微。在这里，她至少还可以像空气一样逍遥自在；人们都情愿宽恕她，可怜的姑娘，让她自由行动，因为除了对军人以外，她并不惹人厌恶。”

军官很惊奇，忙问这姑娘何以偏偏只找军人的麻烦。

“唉，您晓得，要讲清楚这段历史也颇有点难处。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特别是老百姓，他们不满足于单纯的事实，总喜欢添上一点自己的想像。不过，比较真实可信而又得到本地某些官员证实的情形是这样：

“三年以前，像您一样担任驻岛部队军官的，是个极其风流俊俏的青年，他弹得一手好吉他，唱歌犹如天使一般优美。军官对这个女孩子产生了爱慕之情；当时，甚至可以说时至今日，她



都是岛上最美丽动人的姑娘……”

“确实美丽动人，”军官脱口插了一句。

“或许多少由于军官的优美歌喉的魅力——这里的人喜爱唱歌和音乐简直像是着了魔，或许多少由于他担任全岛武装力量总司令的权威职务的影响，而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军官是一位英俊潇洒的青年，这个姑娘，出于人之常情，也爱上了他。想必您也可以理解，这一对情人的相恋，是怎样的一种爱情啊！跟他们炽热的爱情比较，火山的熔岩简直也相形见绌；其间还交织着嫉妒、冲动、狂热和悲剧。

“姑娘的家里只留下了母亲，一个可怜的女儿，她无意多管闲事，完全听任女儿自行其是。因此，您不难想像，她享有何等充分的自由——小镇的人不断窃窃私语。自然，姑娘的举止引起了人们的猜疑，这是很容易理解的；不过，事实证明了这些怀疑是站不住脚的，何况，所有的人现在都确信并异口同声地说，姑娘和军官之间不曾发生任何见不得人的事情。说实在的，这很奇怪，甚至有点令人难以置信，因为曾经传说他们有整整半天时间单独厮混在一起。不过，应当考虑到这个地方的特点，姑娘们热情得像一团火，奔放不羁，整天价跟恋人们待在一起；表面上看，她们压根儿不晓得什么是谨慎、端庄，实际情形却正好相反，她们像贞女一样坚强刚毅，绝不轻易委身相从。

“算了，不必再扯远了。事情的真相是这样，军官曾经向姑娘许诺要娶她为妻，她自然对这个诺言深信不疑，禁不住心花怒放，不知不觉飘飘然起来。您晓得，确实是这样。据说有好些日子，人们确实很担心她因为头脑发热而惹下乱子。有谁能够预料，赋有这种气质的女子，她的爱情之火究竟会燃烧到什么程度呢？有时，她出于一种莫名其妙的原因，对另外一个姑娘产生了嫉妒之心，假使你不曾小心地避开这个姑娘，她就会找上门去拚命，或者给人家一番颜色看看。就在这家咖啡馆的对面，我曾经瞧见她，当着许多人的面，着实大闹了一场。这不是惟一的例子。假使别的女子打她心爱的军官的公寓前面经过，朝窗子张望一





下,或者,在路上遇见军官的时候,转过身子来朝他看了一眼,她一定会跳将起来,扬言要做出些不明智的事情来。

“终于,部队换防的一天来到了。军官信誓旦旦地保证,过三个月就回来接她。姑娘也信以为真。军官离开了小岛,从此,一去不复返,杳无音讯。可怜的姑娘病倒了。或许,随着余下的一线希望的逐渐消失,她后来也慢慢地恢复了健康,强让自己忘记过去的一切。不料,正当她的病即将彻底治愈的时候,不晓得她怎么得知了她的恋人结婚的消息。这真是突如其来而又致命的一击。于是,她发疯了。事情的始末就是这样。”

“那么后来呢?”

“后来,正像我对您说的,她被送到西西里的一家医院;最后又回到这个小岛,到现在已一年多了。”

这时,一个士兵出现在咖啡馆门口,招呼大夫。

“其余的事容我以后再跟您细谈,再见。”大夫说完,便起身离开咖啡馆。

军官站起来跟大夫告别,腰间悬挂的佩剑猛地碰击了一下桌子。过了片刻工夫,只听从广场传来了一个声音:

“我听见了,我听见了!他在里面呢!”

几乎是同时,失去理智的姑娘在咖啡馆的门槛上出现了。

“把她撵走!”军官仿佛受到弹簧的推动,霍地从椅子上蹦起来,大声命令。

姑娘被赶出了咖啡馆。

“我上公寓去等他!”逐渐远去的声音清晰地传来,“我上公寓去等他,我亲爱的军官!”

四

卡尔美拉和妈妈住的一间茅屋,在小镇的尽头,邻近有两三家农户。妈妈靠着缝缝补补的活儿,勉强维持生计。女儿最初发疯的时候,家里还不时获得小镇一些富裕人家的周济;如今,这



种布施已经断绝许久了。那些施主们终于明白，他们的援助确实没有产生什么应有的效果，因为卡尔美拉整天在外游荡，连吃饭、睡觉都不愿意待在家里，也没有法子叫她穿上了的新衣服哪怕完整地保持一个星期。不用说，母亲是多么悲酸凄苦，她曾经顽强不屈地努力，希望女儿的病情每天都有点好转；可是，这一切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有时，在母亲的一再恳求下，可怜的女儿温顺地让母亲给她穿上一件新衣服，但一眨眼的工夫，她就忽然发起性子，把衣服撕破，扯碎，一件好端端的衣服糟蹋成了破布条。也有的时候，妈妈刚刚把她的头发梳理得整整齐齐，光滑乌亮，她却把两只手叉到头发里去，顷刻之间把美丽的秀发弄成乱糟糟的一团，成为披头散发的疯子。

白天，卡尔美拉大部分时间在荒芜的悬崖峻岭间流浪，独自用手势比划着，喃喃地自言自语，放声地狂笑。打那里经过的宪兵，常常远远地见到她全神贯注地用碎石垒起一座座小塔，或者毫不动弹地坐在峭拔的礁石上，呆呆地眺望大海，或者仰面躺在地上，昏昏入睡。假使她发现这些宪兵，不管他们怎样向她打招呼，她也全不理会，既不说一句话，不做一个动作，也没有一丝笑容，只把目光定定地停留在他们的身上，直到他们的踪影远远地消失。

事情还不止于此。有时，当宪兵们走得很远的时候，她忽然抬起双手，做出举枪瞄准、向他们射击的样子，而且总是带着很严肃的表情。她对驻守小岛的士兵们也是这样，从来不曾有人见到她在士兵的队伍前面停留下来，跟他们谈话，向他们微笑。她从士兵的队伍前面经过，或者夹在他们的队伍里行走，丝毫不理睬士兵们寻她开心的戏语，也不扭过头来朝他们瞧瞧。没有一个人胆敢触动她，哪怕是碰一碰她的手指头或者拉扯一下她的衣服，因为据说她曾经给如此胆大妄为的人重重地赏了几记耳光，在他的脸颊上留下了五个指印。

卡尔美拉不管在哪里，只要一听到军鼓声，便立即闻声跑去。士兵们从小镇开到海边去演习，她一路紧紧尾随。几名中士

